

「每當我幫他們化好妝後，都覺得他們有種靜謐之美。」清明節(4月5日)前夕，本報記者在山東省濟南市殯儀館採訪了辛沙沙，很難想像這位「90後」女孩口中的「他們」指的是遺體。從第一次接觸遺體時「感覺血都涼了」，到現在試着與逝者對話，辛沙沙覺得遺體整容師這個職業十分崇高。雖然不被理解，但她始終堅持在逝者人生最後一站的舞台上，用心維護他們生命最後的尊嚴，為逝者送行，給生者慰藉。因為「如果自己都不接受，別人就更不接受了」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永傑、實習記者王碧玉 山東報道

辛沙沙上高中的時候，有一次看到一篇關於《遺體整容師》的報道，當時十分驚訝，她本以為人去世後會直接火化，沒想到還有這樣一群人幫助逝者體面地走完最後一段路。也許正是這好奇的一念，使她選擇了遺體整容師這個職業。高考結束後，辛沙沙在招生指導手冊上看到北京社會管理職業學院正好有「現代殯儀技術與管理」這個專業，便不顧家人的反對，報讀了該專業。

不顧家人反對 邊掙扎邊學習

辛沙沙說，第一堂課便是觀看日本電影《禮儀師之奏鳴曲》(內地稱《入殮師》)，其中的畫面嚇退了一批人，第二天便有幾名同學轉了專業，但她選擇留低。由於她就讀的專業是學校裡人數最少，別系同學開玩笑說她們宿舍是「太平間」，更有高中同學得知她選了這樣一個專業，說「以後見面，你別和我握手了」。這些話雖然都是少年的孟浪之語，但每次也都讓辛沙沙感到尷尬。

然而，最嚴峻的考驗還是在殯儀館實習時首次接觸死於車禍的遺體。辛沙沙說，當她看到那血肉模糊的樣子時，當時「感覺血一下都涼了」。將近一周，她每晚都發噩夢，經常在夢裡哭泣，醒來時枕巾還是濕的；吃飯時只要看到菜裡有肉便噁心想吐。她坦言，自己當時後悔了，只有內心的倔強還在支撐她堅持下去。「因為當時選這個專業時候家裡就反對，如果我這時放棄了，自己都會覺得不好意思。」就這樣，辛沙沙邊掙扎邊實習。

2012年10月的一天，有一位26歲的女子因車禍去世，其父母希望能恢復女兒生前照片上的樣子，以舉行遺體告別。師傅把這工作交給辛沙沙，這是她第一

次真正獨立實施遺體美容。看着照片上女子的美麗容顏，看着死者哀哭的父母，辛沙沙下決心要完成好這工作。對翻開的皮肉進行縫合、為塌陷的頭骨進行填充，調顏色、化妝……當女孩的父母看到女兒像生前一樣安詳地躺着時，他們竟然給辛沙沙下跪了。那一刻，辛沙沙覺得很安慰，掙扎多日的心情平復了。她決定做好這份工。

2013年6月，辛沙沙正式入職濟南市殯儀館業務科，成為一名遺體整容師，至今已有200餘名逝者經過她的裝扮，以安詳的面容告別人世。業務科裡有5名女整容師，辛沙沙是最小的。如今，她在面對一些面目比較「猙獰」的逝者時，已經完全沒有不適感。當逝者經過自己的努力，呈現出安詳的面容時，辛沙沙覺得他們有一種靜謐之美。

甘願綻放青春 吟唱生命戰歌

由於家人和同學都在外地，辛沙沙說她有心事時，會在工作

中與逝者溝通，她覺得他們能聽到。有一次，有一位逝者的下巴無法閉合，辛沙沙試了多次都沒成功。她在心裡默默對逝者講，「你幫我一下吧，這樣你也不會那麼痛苦，你家人看到後也會安慰」，很神奇的是，當她再嘗試時，逝者的下巴就輕鬆地合上了。

辛沙沙說，希望一直當遺體整容師，「我可以以真誠的心去工作，讓逝者走得安詳，讓生者得到慰藉。」由於社會傳統觀念很強，每當老家的鄰居問起辛沙沙幹哪一行時，辛沙沙的父母總是說：「女兒在民政局上班。」去年清明節時，當地電視台採訪辛沙沙的節目被老家的人看到，他們對她父母說「原來你閨女在那兒上班啊」，語氣間甚至連「殯儀館」三個字都不願提；哥哥結婚時，辛沙沙回家，母親讓她先別去哥哥的新房；姐姐生孩子了，家人讓她先回家呆幾天再去孩子，「孩子眼睛乾淨，別嚇着他」。倔強的辛沙沙沒有順從媽媽，而是下車後直接去了姐姐家。沒想到姐姐的婆婆在家門口生了一堆火，讓她先從火上跳三下才能進屋。

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，周末出去玩，如果晚上乘巴士回工作單位，若不事先告訴司機在殯儀館站下車，巴士往往不停站。而當她下車時，全車的人都會目送她很久。這些多少都會讓她有些不自在。



「90後」遺體化妝師辛沙沙。本報記者于永傑攝

90後遺容化妝師 妝點生死對話

讓逝者享尊嚴 讓生者得慰藉



辛沙沙為逝者進行化妝。受訪者提供

辛沙沙擇偶：善良最重要

生於1991年的她，如今也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。長相文靜、工作穩定，本該有很多人介紹對象，但辛沙沙說她從未相過親。家人囑咐她，「如果有合適的男青年，先別告訴人家你是幹遺體整容的」，但辛沙沙不同意。她表示，若有心儀的對象，一定會先介紹自己的職業是遺體整容師，「如果我都不能接受自己的工作，別人更不會接受」。說起擇偶觀，辛沙沙說，主要是兩個人的感覺，「心地善良最重要，其次是能理解我的工作」。

酷愛民族歌曲 不好濃妝豔抹

在記者看來，這位23歲的女子，似乎現在很享受當下的獨身生活。沒有朋友、沒有同學，周末時她會自己去行山，去郊遊，才到濟南半年多，趵突泉、大明湖這些景點都被她逛遍了，她

說自己一個人「很自在」。

辛沙沙是家裡最小的孩子，但她沒有幼女常有的嬌氣。在北京上學時，她只讓家裡每個月給她600元生活費，其餘的花費都靠自己打工賺錢，她賣過服裝、賣過米線，在打工時也曾遭受過別人的白眼甚至辱罵。回憶起這些，辛沙沙說，「不管別人對我好還是不好，我都挺感謝他們的。」也許是生活的歷練，辛沙沙身上沒有「90後」女孩的輕飄，即使工作之餘，她也不喜歡過於濃妝豔抹。她喜歡少數民族歌曲，喜歡收藏民族服飾。她希望有一天可以去西藏看一看，倉央嘉措的詩集她讀了好久，覺得那裡面「很乾淨」。辛沙沙的QQ頭像是她一頓恬靜帶笑的照片，簽名



辛沙沙(右)在工作中。受訪者供圖

檔寫的則是「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拚，愛拼才會贏」！一如她的笑容所傳達出的堅強。

看慣生離死別 對生命有深悟

看慣了生離死別，辛沙沙對生命有了更深的感悟。每當她在工作時遇到自殺的年輕人，看到他們家人悲痛欲絕時，總會為他們惋惜。「我覺得生活中沒有什麼是過不去的，這麼草率地結束生命很不應該」，她說，「即使我能為你做一個整容，但終究撫平不了親人的悲痛」。

需求增加 人才短缺



辛沙沙(左5)和同事們在一起。受訪者提供

據悉，自2009年起，由中國殯葬協會、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等單位起草的內地首部《殯葬服務從業人員資質條件》國家標準正式實施，此後殯葬從業人員均須持證上崗。按照規定，遺體美容師分為5個等級。申報最高級別的五級遺體整容師需從事該工作至少2年，或接受不少於標準360個學時的培訓。目前內地開辦殯葬管理的學校，除了辛沙沙的母校北京社會管理職業學院外，僅有長沙民政學院和重慶社會職業學院等為數不多的幾所學校。該專業一般需要學習遺體整容、防腐、火化、接運、殯儀服務、墓地管理等課程。而這一專業常是所有院系中招生人數最少的，最後真正從事這一行業的本專業畢業生更是鳳毛麟角。

相對於人才的短缺，需求卻是不斷擴大。隨着生活質量的提升，越來越多的人希望親屬能以美麗的容顏告別人世。據悉，現在有很多正常死亡的逝者，其親人也會選擇為他們進行遺體整容。辛沙沙介紹，對於這一類逝者，需要經過熱毛巾敷臉、淨面、調色、上妝，有需要的則進行縫合和填充，一般需要20多分鐘。而在遇到一些面部損傷較重的遺體時，常常需要從早上一直忙到下午，有時需要按照逝者生前照片重新雕刻一顆頭顱，沒有相當的技術和體力，難以完成。

月薪約四千 壓力卻不小

由於遺體整容這一行業的特殊性，外界多流傳這是一個高薪職業，其實這多屬於臆測。採訪中，辛沙沙也主動談到這一話題。她坦言，自己目前月薪不到4,000元，而2013年山東濟南市在崗職工平均年薪為40,179元。據記者了解，即使辛沙沙的工齡再長一些，收入也不會有太大幅度的提高。她的同事中男性一般收入比女性要高一點，「因為男同事要值夜班，會有一部分夜班補助。」

相比收入而言，這份工作的壓力卻並不少。辛沙沙所在的業務科每人每工作6天，即使春節也只能享受3天假期。而每年臨近春節，卻是他們最繁忙的時候。因為很多逝者的家屬都會特意避開春節期間舉行遺體告別。辛沙沙說，去年臘月底她最多時一天做了50多例。由於實施遺體美容時，工作人員需穿隔離衣，戴手套、帽子、口罩，為了盡量減少上厕所時換服裝的麻煩，她常常半天都喝不上一口水。

遺體整容師 共分五等級

遺體整容師又被稱為入殮師，是指專門負責為逝者化妝整儀、納入棺中的人員，其職責主要包括遺體的修復、整形和美容，是殯儀服務項目中技術含量較高的一個工種。

該職業共設五個等級，分別為：五級遺體整容師(國家職業

資格五級)、四級遺體整容師(國家職業資格四級)、三級遺體整容師(國家職業資格三級)、二級遺體整容師(國家職業資格二級)、一級遺體整容師(國家職業資格一級)。資料來源：百度百科



生活中的辛沙沙明媚開朗。受訪者提供



工作之餘，辛沙沙喜歡到戶外遊玩。受訪者供圖